

香港 深度

反对派尽墨，他们就能抬头？狄志远、汤家骅与冯检基的“非建制派”自述

游走于民主派与建制派之间的所谓中间派，在反对派尽墨的情况下能进入立法会吗？处处红线的新香港，是否他们苦候多年的舞台？



2021年11月1日，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报名参选立法会社福界功能组别议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梁越 

端传媒记者 梁越 发自香港 | 2021-11-03

香港立法会选举提名期正式展开。自从新选举制度在港落实以后，民主派参选空间几乎为零，建制派占据立法会已成定局。但是，有一众过往难以活跃的政治势力，正视此为千载难逢的翻生机会。

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后，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，誓要全面管治香港。国安法雷厉风行，民主派领袖们不是被捕就是出走；各政治以及公民团体，亦于压力下沉寂或解散。加上全新的选举制度下，参选者既要先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，又要向由建制派主导的选委会争取提名方可入闸，反对派绝迹政坛，似乎没有悬念。

然而，不少亲北京人士却又释出挽留的讯号。今年2月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强调，绝对不搞“清一色”；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撰文，其后提出要拒绝“选举搅炒主义”；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亦多次撰文，要求泛民阵营，尤其是民主党参与今届立法会选举。

众口纷纭，但现实是，当局继续遏止潜在的民主派参选人。今年8月，当年并未加入泛民议员集体辞职抗议行列、曾被港澳办不点名赞扬的郑松泰，被资格审查委员会裁定，不可加入选举委员会，其立法会议席亦随即被褫夺。及后，一度于坊间盛传有意参选的民主党区议员邝俊宇、梁翊婷及苏逸恒等，亦于10月全数被裁定宣誓无效，丧失区议员资格。最终，民主党及民主民生协进会（民协）均宣布没有党员宣布有意参选。

温和的都退出了，自视比温和更温和的人乘势而起。主张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中间寻找出路、力主与中央沟通的政治组织及政客，例如新思维的狄志远、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及其智库民主思路，以及脱离了民协的前民协主席冯检基，立场模糊常惹争议，同时又非选民宠儿，今年则频频发声。10月22日，新思维及民主思路宣布将派员参选立法会，并以联合阵营方式推动选举工程；冯检基虽并未宣布参选，亦成立了网台“Up Media HK”，定期发布月旦时事的影片。

提名期一开始，已有至少10位自称非建制派表示有意参选，其中前公民党、人民力量成员，现任黄大仙区议员谭香文，更是于提名期首日，即宣布自己获得足够提名参选。而狄志远亦于翌日宣布参选。

香港的政治一向壁垒分明。在国安法之前，被定义为反对派的泛民主派，以及亲政府的建制派各自主导了议会舞台。自称要走中间路线的人士，不乏尝试但往往没有找到出路，市民亦对他们兴趣缺缺。

狄志远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，今时今日，激进的声音已经没有政治空间，“变相我们的空间会大一点。”

狄志远、汤家骅和冯检基三人，他们的从政经历、言行、政见立场，一直游走于民主派与建制派之间，这样的中间派，或是他们所自称的非建制派，似乎要在反对派尽墨的情况下冒起头来。他们的理念能得到香港人认同吗？在反对者难以入闸的制度下，他们与建制派又有何分别？在处处红线的新香港，他们是否如愿找到了苦候多年的舞台？



新思维主席狄志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到底是新民主派、中间派，抑或非建制派？

今年3月，狄志远接受传媒访问时曾表示，仍会视自己为民主派人士。然而，于这次访问中，他仅向端传媒记者承认自己是非建制派：“新游戏规则之下，应该要有新的概念。”始终，民主派这个标签，已几近与反对派划上等号。

曾于2006年至08年间任民主党副主席的狄志远，因支持政府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、公开支持全国人大的“831方案”等，于2015年退出民主党。2016年，他成立政党新思维，声称要走“第三路线”，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。

然而，中间路线未能获得选民认同。2016年，新思维派出前民主党员黄成智参与立法会新界东补选，失败告终。同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，狄志远亲自出选九龙西选区，最终得票为当区最低，再次落败。

在“完善选举制度”以后，狄志远终获捷报。今年9月，狄志远通过审查，参选特首选举的社会福利界选委，最后以抽签形式成功当选，成为选委会中唯一一个公开自称为“非建制派”的选委。同年10月，新思维正式宣布，将派出3人参选立法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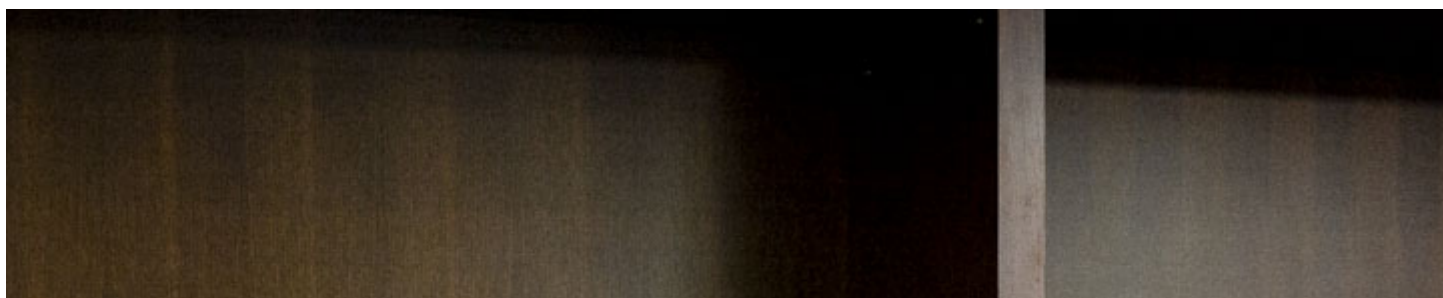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新思维的定位，狄志远承认，在市民心目中，仍然有点模糊：“我们是一种比较……有时赞成（政府），有时反对，有时建制派，有时反对派，即系点呢（即是怎样呢）？”不过，即使他不再自称为民主派，他表示，他仍抱持民主派的政治目标：先以民生政策为主，争取市民认同，再借此推动民主发展，最终达至普选，不过手法上不会采取对抗态度，而是向中央说之以理：“《基本法》讲明，先有特首普选，然后立法会普选。民主化发展，在宪法上写明的，无人可抵赖，所以我们是讲道理的……最低限度你也给我们831（方案）。”

道理正确，但政治可以不讲道理。何况，《基本法》亦非不能更改。对此，狄志远认为，中央始终想保留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。他又搬出一个六年之说，声称现在只是过渡期，6年之后就有开放空间：“这届立法会任期大概两年多，之后再走4年，若果政府做得好，社会就会走向上。”

相对于狄志远，身为行政会议成员的汤家骅则对端传媒表示，自己绝对是民主派，“但我不是民主派的民主派。”

作为公民党的创党成员，汤家骅早年可谓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然而，2014年，当政府推出根据831框架而制定的政改方案时，汤家骅与泛民主派产生分歧。他表示自己虽然一直反对该政改方案，但泛民强硬的态度实属不智，亦与他希望与中央建立正面关系的理念背道而驰，遂决定退出公民党，联同不少著名学者如陈祖为、叶健民等，另行成立同样主张第三路线的智库组织：民主思路。

作为智库，民主思路仍有派员出战2016年立法会选举，未能当选，而汤家骅和香港政府则渐行渐近。2017年特首选举，汤家骅不时发表支持候选人林郑月娥的言论，民主思路亦有两名成员加入她的竞选团队。林郑月娥当选后，汤家骅获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。





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访问中，汤家骅同样表示，以理性务实的态度，为香港人争取民主，最终达至普选为政治目标。在他眼中，传统民主派不应该称呼自己民主派：“如果你做的事，你所依赖的策略，你所作出的政治判断，根本令

你没有可能为香港人争取民主，你不会叫自己做民主派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敲擊桌面：“你令香港离开民主这个目的越来越远。你还叫自己做民主派？我不是这一种民主派。”

对于民主理念，汤家骅进一步提出新论。他引用英国著名哲学家A.C Grayling著作《The Good State: On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》，提到林肯为民主所下之定义：“Lincoln说的就是民主：Government 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。没有讲选举，没有讲制衡。”

“我觉得就是这几个字：为人民服务。”汤家骅说。

于访问中猛烈批评民主派的，还有冯检基。作为于80年代首批参与选举的先锋，冯检基可谓启发了日后的香港议会战线，身为民协创党副主席、主张“又倾又砌”的他，亦一度成为俗称“饭盒会”的民主派会议的召集人。2018年，立法会西九龙补选中，虽然民主派已定推举人选，但冯检基推翻先前的不参选言论，坚持参选，最终冯检基与传统民主派交恶，并退出民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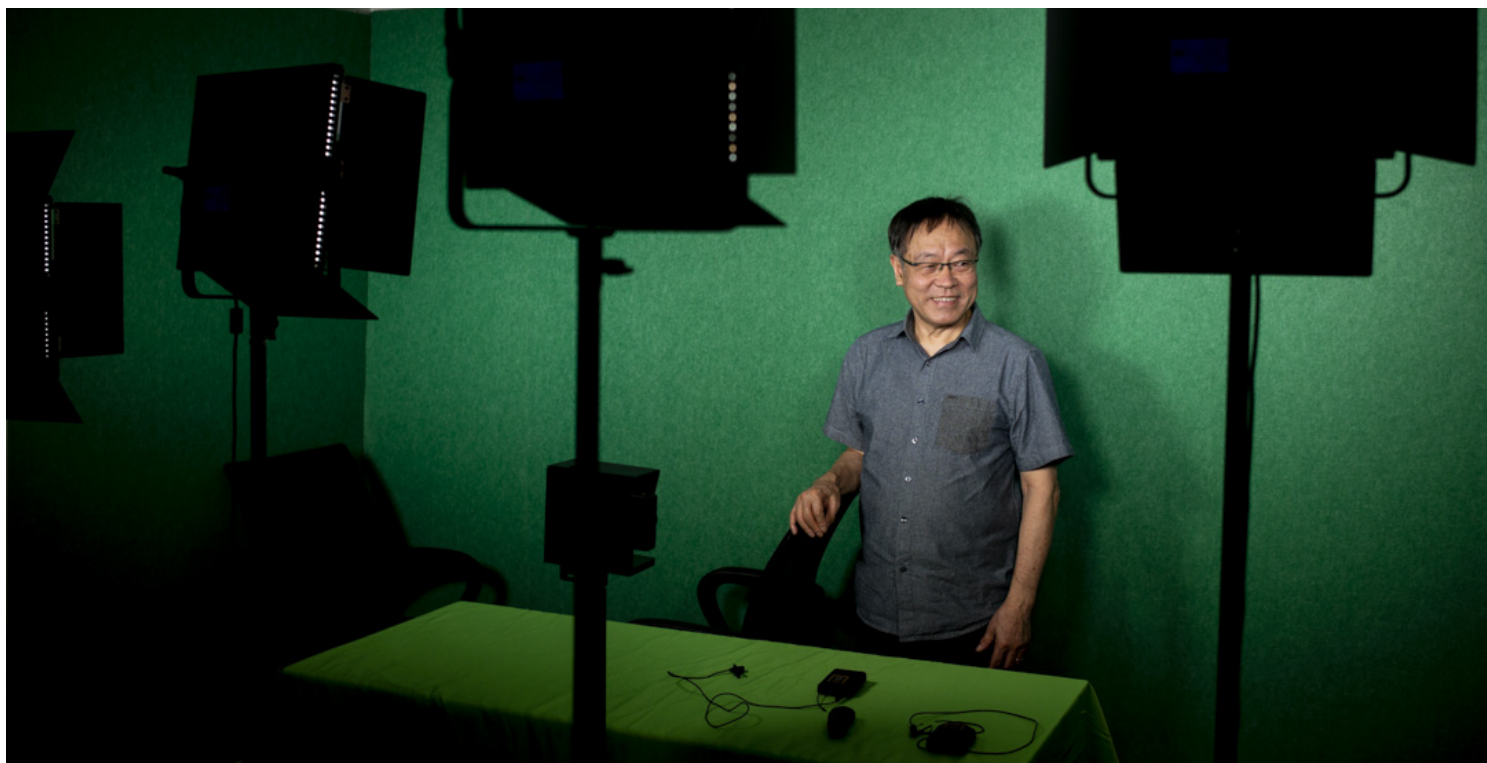
提起当年补选，冯检基毫不模糊，直接抨击当年民主派没有举行初选是反民主。然而，谈及他对自己的定位和立场时，他却是3位受访者中最模糊的一个。整场访问中，他讲得最多的，是wait and see（等著瞧）。

“我不是中间派，我们有立场的。”惟记者问他诸多问题，他都答得含糊。对于参选意愿，他至今不肯给出正面回答，仅称wait and see。对于现时政局，狄志远和汤家骅都承认，中央在选举制度上亦有过火之处；冯检基则指：“我只能够说理解这个形势，但我不会下对与错的结论。”

问及其政治理念，冯检基先大谈中美交恶，“美国利用香港搞中国”，方令香港变成如斯境地，“现在香港是由华盛顿共识转为北京共识、所以，在这段时间不太可能在港推行西方式民主.....要wait and see。”追问之下，他则称“我参政由头到尾都是为民生.....所以我的态度是，民主是服务民生。很多人说民主的本身目的，是因为人有人权，这样那样，但是，当面对民生问题，我就是民生行先.....我是彩色，我可以红蓝黄白黑，在某个问题某个事件某个情况，出现我那种颜色。”

记者再问他是否支持普选，他的说法则是，希望“在中华民族统一大前提之下，香港有一个西式民主制的选举。”





民协创党副主席冯检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口说无凭，如何说服市民？

纵使三人都声称抱持民主理念，罗健熙认为口说无凭，市民于界定三者立场时，“都会看track record，他们过往对政府有几多支持，或者对民主运动是支持或是破坏，大家会去衡量。”自2011年开始连任三届南区区议员的罗健熙，于2020年成为最年轻的民主党主席。今年7月，媒体传出政府将安排区议员宣誓，宣誓无效者将被褫夺议员资格，并需退还薪金；罗健熙最后辞去区议员一职。

2019年以前，在冯检基身上的争议，主要源自参选时与泛民的冲突。然而，反修例运动以后，冯的言论开始向建制、甚或是香港的左派报章靠拢。除了间或批评政府应对疫情不力、国安红线不够清晰之外，其余言论都紧随建制路线：批评揽炒派搞港独，祸乱香港、《苹果日报》创办人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幕后玩家、指斥美国有份参与反修例运动，并借此打击中国等。

被问及其立场是否有所转变，冯检基表示，他只是评论现时发生之事，民生为先，民主为工具的立场从未改变：“如果当民主是工具就不是民主派，无所谓。我又掩不了你的口。”

狄志远的往绩，或令人更难信服。除了上文提及的国教及831，自成立新思维以后，甚或未退出民主党之前，他似乎与建制派，以至北京关系密切。2014年，前特首董建华创办智库组织：团结香港基金会，狄志远是唯一一位来自民主党的顾问。2015年，狄志远退出民主党之前，曾获中央邀请上京参观阅兵仪式。

新思维内部亦出现质疑的声音。新思维成立不足4个月，执委黄良喜表示，新思维吸纳了建制派政党如新民

党、民建联前成员加入，有违当初组党理念，遂决定退党。

2017年，林郑月娥宣布参选特首，在狄志远陪同下探访一名独居老人，狄不讳言支持林郑。2018年立法会九龙西补选，狄志远与多名建制派如括李慧琼、蒋丽芸、吴秋北、梁美芬、叶刘淑仪等一同为候选人陈凯欣站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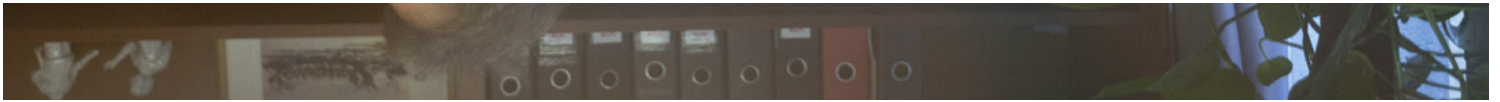
狄志远向记者解释指，当时觉得陈凯欣是一个有心的素人，又声称会走中间路线，是以值得支持。对于林郑，他表示当年觉得她有心改善社会，“（现时）我有没有批评林郑，我闹到佢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突然转口：“我不是批评，是很理性的跟她讨论问题和批评她，都有好多。”至于与建制、以至中央的关系，他认为由汇点、民主党到新思维，自己一直强调温和理性沟通。

至于汤家骅，他作为行会成员已显出他与建制的紧密关系。退出公民党之后，他亦与中央过从甚密。2018及2019年，汤家骅两度率领民主思路上京拜访港澳办，更与时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单独会面。

国安法出台后，汤家骅俨然是政府的法律护航者。他多次以其资深大律师身份，向外界解释其法律理据。

除了未落实参选的冯检基，另外两人都将选票寄望于立场较为温和的民主派支持者。被问及如何说服市民，相信他们是真正的非建制派，冯检基仅称，他过往竭而不舍为民生，足证其立场。狄志远则表示，希望市民可以给予他们时间，以实例证明一切。





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汤家骅坦承，他难以说服市民信任他是民主派：“对不起，我改变不了不愿意听的人。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没有改变，亦认同我没有改变。”作为政治人物，理当尽力说服市民？“对，但我做不到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孤掌难鸣，我觉得清者自清，事实证明一切。”

事实上，在拒绝“忠诚废物”论、有能者治国的前提之下，建制派近来亦有批评政府，中间派似乎更难和建制派有所分野。“建制派现在都经常闹林郑月娥啦。我不知道他们可以和麦美娟这些有多大分别。”罗健熙质疑，既然有意参选，就要让民主派支持者看到他们和建制派有何差异，“建制派都已经做好多民生，亦说自己会专注民生。”

对此质疑，三人意见大体一致，认为建制派依然不敢全力批评中央，不论是香港人的另类声音，抑或民生议题上，建制派于结构上仍难以起领导作用。

在新选制下，民意的影响力已被大幅削减。争取市民支持之前，候选人先要累积足够选委提名（不少于10名、不多于2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）。狄志远声称会将目标放在立场温和的选委，目前已获得全国政协委员简松年的提名。11月1日，他承认拜托了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帮忙介绍，争取提名。至于新思维其他成员，狄称他们有自己的网络去争取提名。

汤家骅则声称，他们不会向建制派选委争取提名。在他眼中，“建制派就是建制方面的党派。（民建联、工联会等）”所以，他和民主思路当然不会是建制派，连带选委会亦非由建制派主导，甚至即使是人大政协，在他的定义下，亦不属于建制派。

如何实践，只能wait and see？

权且信任三人均为真正的非建制派，然而，在目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，他们有何能力实践其主张？

过往，民主派所倚仗的，是动员民众投票及抗争的力量，以令政府施政时有所顾忌。如今，在国安法与限聚令之下，游行示威早已绝迹；至于议会，在全新选制下，90席立法会议席中，直选议席大幅下降至20席，加上双议席单票制的投票方式及选委会的审查提名制度，非建制派再难以于议会中起作用。

没有一定筹码，沟通怕且只会沦为单方面妥协。汤家骅于访问中亦曾提到，2013年，他带著自行提出的个人政改方案：“排序复选制”到访北京。他表示，有关人士“第一句就问我，你有多少票呀？我不敢答。你一

票都没有，因为你是公民党，你要听公民党代表。倾嚟做咩？你一票都有，倾计做咩（为何要谈？你一票都没有，谈话有何意义）。”



民协创党副主席冯检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对此，冯检基再度重复wait and see一说，出路要“大家谗啦（大家一起想）。”

狄志远则表示，希望借助立法会议席，得到更大的发声空间和影响：“至少现在都多了记者来采访我。”即使议席数量几近微不足道，狄志远指出，根据他的经验，他认为沟通不一定需要有动员力量支持。他自认，凭著这几年的工作，和中央及政府的信任基础比较强，是以中央和香港政府都会认真听取其意见，“夏宝龙就完善选举制度聆听香港各界意见时，也是中央有关部门主动邀请我，去表达与建制派不同的意见。”

他举例，新思维于香港大学事件一事发表意见后，9月，港大校方决定不再向其中18名学生执行风险管理措施，准许进入校园，不予追究及纪律处分。“中间有没有关系，我不敢说，但这事件我们感觉得到很多。”

然而，今年8月，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拘捕了四名港大评议会成员，还押至今。国安处表示，将会约见其他

一云有，继续朝旦。

当记者询问狄志远，有否其他中央及港府采纳其意见的例子时，他表示，其实有好多事例，但不想自吹自擂，不便透露，“我宁愿用多点时间，去证明……其实我们和中央，和政府沟通也很多，我认为他们亦有好的回应。”

除了声称中央对其信任，狄志远认为，中国发展需要国际城市，而中央没有办法在未来10年，将深圳和上海变成国际城市。是以，渡过现时收紧的过渡期以后，中央会再度为香港带来民主开放的未来，“我不觉得中央会这么愚蠢。”

事实上，他亦承认这是一个基于乐观想像的理想：“其实搞政治都是一种期待，一种信念。”这位热爱蝙蝠侠，办公室摆满蝙蝠侠模型，当选选委时亦手抱模型的男子如是说：“用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，去期待事情发生。”





新思维主席狄志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汤家骅则认为，立法会本来就无甚权力：“大家不要忘记，香港的立法会只是意见表达的平台，并非一个实质政治权力的中心。立法会不可以启动立法程序，不可以真的立法，只可以审核立法。立法会不可以制定政策，更加不可以推动政策。”

是以，落实其政治愿景的方法，议席贵精不贵多，仅需要数名出色的政治领袖，借助议会这个平台，发挥舆论影响力。汤家骅认为，即使是这个时代，政府每一个政策都受舆论影响。

问及有否具体例子，他先是沉默了5秒，再道：“扩大医务人员来港的政策，禁电子烟的政策啦，垃圾胶袋（征费）的政策啦，刳房的问题啦，发展新界东北的问题啦，所有有重要性的议题，其实都受舆论的影响。”

然而，上述他提及的事宜，政府基本上无视反对声音，继续推行政策。如是，汤家骅再补上一句：“但是否可以影响到不让他（政府）去做？不行。政治永远都不是一个绝对零和的游戏。”

他声称，就算是国安法，亦受舆论制衡。“为什么国安法会立第四条及第五条？你问问自己为什么？你觉得北京真的很信服国际人权公约呀？为何要写进去（国安法）？舆论的影响啰。舆论包括国际舆论。”

撇除冯检基的层层说词，三位自称非建制派受访者均表示，过往民主派以对抗为主、而非沟通先行的策略右派 2014年的政改 民主派坚持以公民提名产生特首选举委员会正副 正蒋荣洪亦动过时 他们都希望

有议。2014年的政改，民主派坚持以公民提名产生特首选委才是正途。正襟危坐又何必呢，他们即希望以道理说服中央，令香港重回民主之路；沟通亦是唯一可行之路。

民主党主席罗健熙则认为，三人的观点弄错了基本事实。他指出，当年民主党及真普选联盟提出的是“三轨制”提名方案，以公民提名、政党提名、提名委员会方式产生候选人。民主党从未坚持公民提名乃缺一不可，真普选联盟与泛民主派商议后，亦撤去了缺一不可的字眼。另外，民主派、以至民间并非放弃与政权沟通，“只是政府不理。”

他以2019年为例，“政府不只不理民主派，连中间派，大学学者……林郑曾经邀请一班人去礼宾府交流，大家都说你快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啦，（最后）完全无视了他们。”今年10月，林郑月娥于立法会的惜别晚宴中，重提反修例风波，期间批评有建制派认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，应向警队道歉。

罗健熙表示，三人的观点是将责任完全推向政党及市民；亦是一种结果论。“原来理念是不重要，原则是不重要，想法是不重要，纯粹看你做不做到，和我的想像有好大差距……我觉得这正是很多市民，觉得他们不是民主派的原因。”